

A 型退休人員

他們想要有一個收穫豐碩的人生第二幕，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想被寫進這一幕。

喬·昆楠 Joe Queenan 撰文

在我那位高權重好友 T.J. 決定退休之前不久，我建議我們合作演一齣戲。30 年前就放棄了演員和劇作家生涯的 T.J. 幾乎馬上就寄給我一本稱為「救濟金 Alms」的獨幕劇。我很快就開始動手寫笑話和重新安排各個景，一個月之內我們這齣戲就準備就緒。

我們安排公開閱讀救濟金之前，T.J. 寄給我第二個劇本。因為我還在工作，所以我無法立即給予應有的關注。當我開始如火如荼展開工作時，T.J. 寄給我第三個劇本的前 40 頁，劇中描寫兩兄弟因不同政治信仰而分裂的故事。而且他已經開始草擬第四個合作劇本。

打戰的基本原則是你不能同時在多個陣線上打。這一點我知道太晚了，跟拿破崙一樣。所以我很快發現自己面臨著與拿破崙在滑鐵盧時的相同處境——我全神貫注在我正前方的英國軍隊，絲毫沒有注意到普魯士軍隊從側翼偷偷插入。因為尚未正式退休的 T.J. 並不是我認識的唯一一個 A 型個性的人。我有一些最近退休的朋友，他們都沒有輕鬆度過美好的夜晚。他們退休後的日子過得還是像退休前那樣兢兢業業。而且他們希望我能

助一臂之力。

我有空吃早餐嗎？午餐呢？晚餐呢？我可以去西點軍校看美國陸軍——空軍的美式足球比賽嗎？在懷特普萊恩斯 White Plains 舉行的紐約尼克斯發展聯盟的籃球比賽怎麼樣？他們多了一張《茶花女》歌劇的票。他們多了一張《波希米亞人》歌劇的票。他們無論什麼都多了一張票。

唉，這些出遊並不是無害的社交聚會，而是繁重的工作會議。我們在欣賞比賽、電影或歌劇的時候，他們會張開陷阱。我可以到他們辦的活動上發表演講嗎？我能讀一下他們剛寫的回憶錄嗎？我是否有機會投入和幫助他們的基金會，這個基金會的宗旨是協助傳授有用的技能給犯過罪的人？

或者想想這個。我最好的朋友羅布 Rob 在 50 多歲就從國稅局退休了。這下子他的時間多的是。他以各種方式把時間塞得滿滿：遺產規劃、幫助一位生病的朋友出售他的房子，這種事司空見慣。然後有一天，拜臉書之賜，他發現他住的地方離 43 年前我們年輕時在費城演奏的車庫樂隊的主吉



他手不到 15 分鐘。大夥們四處伸出觸角，終於找到了樂隊的貝斯手，很快我們這個相移網絡 Phase Shift Network 就再度團聚了。起初我們只是聚在一起彈奏「愛人的陽光 Sunshine of Your Love」，並談論比利·喬 Billy Joel 出現在現場並破壞我們所知的生活之前的美好時光。但後來我們在克雷格列表 Craigslist 這個網站上找到了一名鼓手。接著我們認真起來。我們開始彈奏個不停。

不幸的是，那些傢伙都住在費城或附近，我卻住在 120 英里外。每個月的第四個星期天，我就會來回奔馳在可怕的澤西收費公路，為的是要去一個退休、半退休、和即將退休的人所組成的樂隊演奏「嘿喬 Hey Joe」。我是一個幸運兒嗎？我想不是。

去年我們租了一個音樂廳，為百來個朋友舉辦了一場音樂會，非常有趣。但在那之後，由於不斷奔波讓我

筋疲力盡，於是我向羅布建議縮減現場演奏音樂一段時間，一起來寫一齣音樂劇。羅布很快就寄來了30首輕快、精巧的歌曲。我們現在缺的只是劇本——要不是我已經和T.J. 開始寫四個全長劇本，我可以很容易就寫出來。

以前的人沒有所謂退休。他們一直做到死。這樣就不可能寫出一齣音樂劇。但隨著人們的預期壽命延長，人們退休後活得更久。第一波退休的人知道一旦退休後該怎麼辦。他們去釣魚。他們編織東西。他們讀怒海爭鋒 Master and Commander 系列小說。他們去旅遊了。他們以輕鬆的步伐完成了這一切。他們沒有過度投入。他們沒有把時間排得滿滿的。他們冷淡下來。

我認識的人當中的第一波退休人員適合這種悠閒、無牽掛、放諸四海皆可的退休生活模式。他們辭掉銷售電腦的工作，搬到夏威夷，每年給我寄一張明信片，告訴我他們打高爾夫球打的很開心。或者打網球。這對我來說無所謂，因為我討厭這兩種運動。由於我不想學葡萄牙語，或者去阿根廷看那些令人讚嘆的瀑布，或者拿神學碩士學位，所以我並不羨慕他們的退休活動。

但隨後來了第二波退休人員。這一票人都不屬於那種樂於打橋牌、坐著船屋遊法國隆河、學習入門梵文以協助預防阿茲海默症的悠閒怪老頭。

他們是A型個性的退休人員。他們在工作的時候淋漓盡致打拚，現在退休了，他們也要淋漓盡致過退休生活。他們打算在當地診所的董事會任職。他們將去領導公立學校的籌款活動。他們要把事情辦好、讓法案通過、政客當選。

一旦退休，A型個性的人——他們習慣於分工給他人——必定會尋覓新人來遞補，把要求很高的工作鉅細靡遺交代給他。在我的朋友圈裡，因為我是自僱人士，手上似乎有很多時間，那個新人就是我。

我不是A型個性的人。我不是一個每天24小時每週7天工作的人。我再也不會拚到極限。我甚至連一次也沒有達到極限。我不是那種恨不得昨天就完成任務的人。我是想做時候才去做。通常我根本不會去做。

但現在我被一群精力充沛的退休人員包圍著，陷入了那種間接感受到壓力的A型生活。我正在寫文章介紹他們寫的書。我正在聽他們自己錄製的光碟。我正在閱讀他們的家族歷史、自己出版的占星指南、涉及偽裝成對沖基金經理的時髦狼人的小說。這是非常吃力的。

如果退休的人接受傳統角色，坐在門廊上削木頭或縫製被子，我們其他人都可以輕鬆呼吸。但由於他們當中很多都是A型個性，我們其他人只好跟著受累。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哄騙我們的A型朋友去做那些會讓他們筋疲力竭的事，這樣他們就會放過我們。這就是高爾夫的切入點。儘管高爾夫這項運動的優點微不足道，但高爾夫發揮積極的社會功能，因為打完18洞需要四到五個小時。在打高爾夫球的那五個小時，他們不能去要求其他人閱讀他們自己出版的有關俳句的書。這就是為什麼我從不在退休的朋友面前貶低高爾夫的原因。

我也從未阻止人們花一年時間縱走阿巴拉契亞山小道或住在火地島的船屋。朋友們，好好花兩年的時間。最好花十年。同理，我也從不勸人家不要玩橋牌。我從不嘲笑人們玩賓果遊戲或去看一流的俱樂部製作的酒綠花紅 Pal Joey 歌舞劇。如果退休的人想要跳進溫尼伯戈 Winnebago 旅行房車並遊遍50個州首府，我會說，「祝你們好運」。我甚至鼓勵他們去參觀每個棒球場，或者去英格蘭，花一個月時間去路易斯·卡羅爾寫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房間，或者參觀小臉樂團 Small Faces 主唱小時候住過的房子。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A型退休人員的衝擊，我們其他人需要鼓勵他們報名參加丹麥語課程、加入和平工作團、更換南布朗克斯的每個廢棄房屋的屋頂、或者去尼泊爾做長期旅遊。否則，我們永遠將片刻不得安寧。

喬·昆楠是一個在紐約塔里鎮 Tarrytown 的自由撰稿人。